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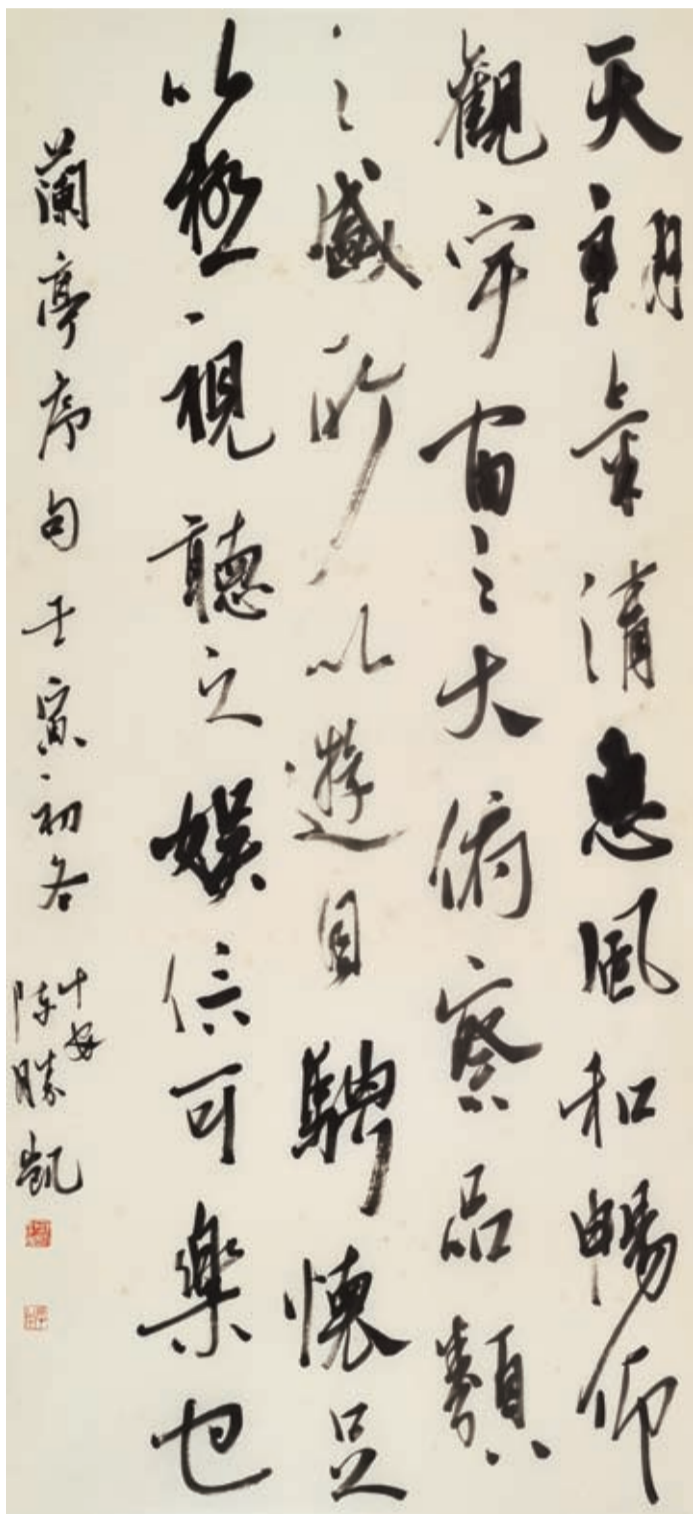
陳勝凱，中國美術學院博士，現為廈門大學藝術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廈門大學兩岸書法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國書法家協會行書委員會委員，福建省篆刻學會副會長，福建省人大書畫院特聘藝術家，福建省政協書畫院特聘藝術家，福建省畫院特聘藝術家，被授予福建省委省政府“文化名家”。曾多次擔任全國書法展、草書展、書法篆刻展評委、監委、學術觀察。書法作品獲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佳作獎三等獎、第八屆全國書法篆刻展覽全國獎等獎項；多次入展文化部、中國書協舉辦的各項權威展覽及大型學術主題展等。出版有《八屆國展精英譜——陳勝凱》《全國70年代書家代表書家精品集——陳勝凱》等個人專著。書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、國家圖書館、國家博物館、中國文字博物館等權威學術機構收藏。

八閩文化藝術

海外推介

轉益多師 博觀約取

——陳勝凱書法蠡測



▲行書《蘭亭序句》

翻開明、清兩代閩籍代表書家的作品集，即可獲知一個不爭的事實，那就是這個區域書家作品的“圖式感”特別強烈，風格面貌明顯，在為發現這一規律而欣喜的同時，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困惑，此種藝術現象產生的根源性怎麼去解讀。

陳勝凱先生為書壇所矚目則是在西安舉辦的“八屆國展”上，落款為“萌源生”的一幅八尺屏草書，榮獲全國獎，後來才得知“萌源”這個有詩意的名字，乃是他的出生地，地處閩東，而定居廈門多年的他依稀不忘童年時光，懷念那個讓他文武兼修的“萌源”之地，也使得作為學生的我對這個區域神馳以往。這件草書作品以王羲之《得示帖》立意，同為四行，但字字獨立，用“草草式”的波磔化解了字組的連貫，神完氣足，為參展作品中“草書組”的第二名，但卻意義非凡，因為“草書組”的頭魁還是“明清調”的路數。此件“二王”類大字作品能夠脫穎而出，可以說是向書法界釋放出了一個導向信號，也奏響了“二王”類大字草書獲獎的號角。

千禧年前後，勝凱老師也曾沉浸于“明清調”的大草探索當中，皆因此類草書最能表現大丈夫的豪情慷慨，酣暢淋漓，況且張瑞圖、黃道周都是閩人，坊間遺墨不在少數，耳濡目染。後來他在一次和道友的深入切磋中，悟及“書宗羲獻”的重要性，加上同事吳孫權教授在廈漳航線的船上寫下了“王羲之天下第一”的絕筆，使得他進而有了新的轉向，書風由個性張揚回歸到了講求蘊藉的境地，其間的他厚古不薄今，窮搜了好多金山白蕉的資料，也苦索了日本“三筆三迹”的圖像，因自己多年珍藏了三塊老墨，這一時期的作品落款多以“三墨”行世。當這一創作圖式確定下來以後，他也順利進入了中國美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，導師王冬齡先生建議他用心一下董玄宰，想必是讓作品的收放更自然，筆觸更輕盈，才有了如此良策，確實奏效很快，格調清新，瀟灑出塵。

除了驚嘆和實踐“二

王”翰札的筆精墨妙以外，他的學術關懷觸及到了簡牘帛書，額濟納、放馬灘、睡虎地、東牌樓成了魂牽夢縈的地方，為了洞察古人日常書寫的狀態，勝凱老師對任何一片簡牘都有着自已的考量，耐心尋覓能為我所用的“招式”，面對如此龐大的簡牘資源，秦漢藝術精神的魅力無疑是驚心動魄的，有遲疑，有喝彩，有驚艷，有膜拜。曾一再感慨，為什麼《里耶秦簡》不一次性出全？什麼時候才能盼到美國來襲？在等待和拷問的同時，也有兩個東西在眷顧好在堂，一是金農何以在漢簡出土以前練就了化腐朽為神奇之功，書法資源的整合和提升是擺在書家案頭的不二話題；二是馬王堆帛書的材質決定了線條本身具備富貴雍容的一面，對於紙本書寫是很難企及，卻是應該值得心摹手追的。在先民們日常書寫的瞬間中，他提取出了點畫的迅捷、結構的高古、章法的天成，并把靈光一現的袖簡簡牘整體挪移到了八尺屏上，在保留簡牘氣息的同时，更加注重了大幅作品的整體氣象，那份率真和縱橫依然在字裏行間激蕩。他又特別心儀北涼文書，醉心于“類章草”墨迹中的橫向取勢，迷戀點畫本身立體感所形成的物象美，摒棄了繁瑣的點畫映帶，加強了“點”的符號特徵，古雅靜穆，星羅棋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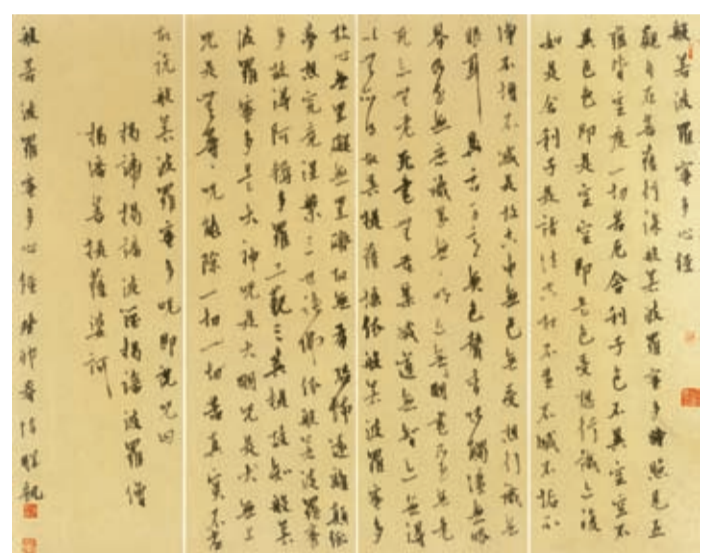
勝凱先生的“字外功”為業界中少有，他的成功便足以證明，“書”以學養，而非整日單純的錘煉技巧所能得。看到他的簡歷，都會驚嘆本、碩、博階段的專業跨度，分別是音樂作曲、山水畫、書法創作，但也就不難理解他作品中始終洋溢着的“樂舞”般的旋律，其實“樂舞”精神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的東方藝術品。他可以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，遠赴新疆和田開始他的“尋玉之旅”，千里迢迢，我想他所追求的乃是君子如“玉”的品質和少許的北方氣概，正如他婚前每周都要去福州淘壽山石一樣，這是文人的癖好，就像寫字，線條要珠圓玉潤，也像京劇，唱腔要字正腔圓。

近幾年來，不能在勝凱老師身邊聆聽教誨，祇能在書法邀請展上和微信朋友圈裏看到他的一些新作，正如南宋姜白石所說“如見其揮運之時”，大字氣暢勢達，小字涵泳娟秀，個人圖式逐漸趨于成熟。當代書壇的展覽風氣越來越崇尚“二王”，而對於“二王”的真面目，同道們的議論莫衷一是，相比之下，唐初諸家和元代諸賢的探索成果有着一一定的借鑒意義，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對《蘭亭序》的解讀是仁者見仁的，而鮮于樞、趙孟頫、康里巎巎對晉唐經典的吸收也是智者見智的，而時下取法“二王”，對元代書家的擱置顯然是不應該的。勝凱先生的書法作品氣息和元代康里巎巎的便有幾分暗合，康里的高靴和勝凱有長笛是不是有聯繫，他們的筆觸和節奏都很愉快，也許是淵源與流變的緣故，也許是性情使然。但又不盡然相同，雖然都採用了章草的波磔，康里子山用的是虞世南的外拓之法，而陳君用的歐陽詢的內擰之法，這應該是在傳統陣營中的獨辟蹊徑，是求變而知變的成功範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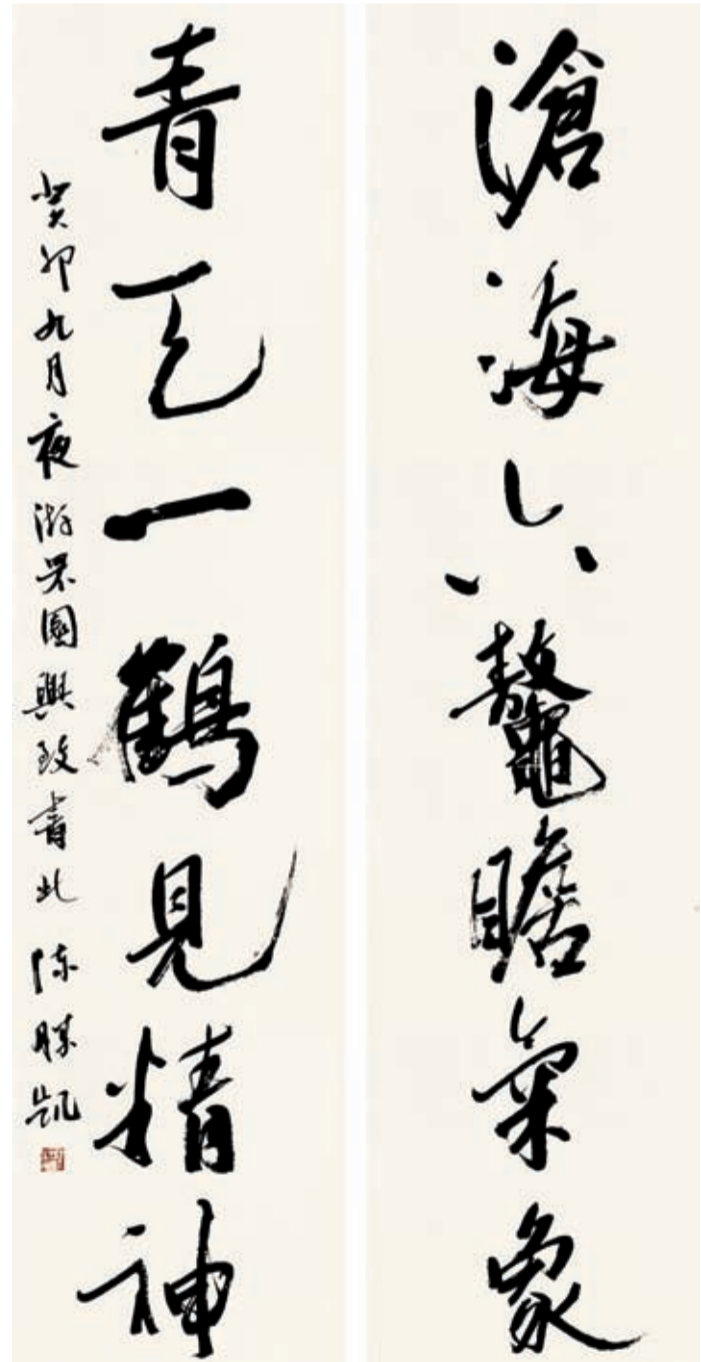
書家作品的個人圖式，是識別一個成功書家的重要符碼，在向書法資源庫中汲取養料的時候，厚古而不泥古，博觀約取，方為上策。其間，為我所用的手段可謂有天壤之別，這裏面很容易游離于“集古字”和仿作兩種模式之間，能不能實現由初具面貌到個人風貌，再到個人風格的三級跳，是關乎一個書家能否立得住的關鍵，這種考量有來自橫向的時人，更有來自縱向的古人。勝凱老師近年創作有呈井噴之勢，不論長篇巨制還是盈尺小品皆朝着古意不減風格凝成兩個方向并進，作品中裹挾着颯爽朗朗之氣，腕下有神，筆中情溢，精彩處已呈“春路雨添花，飛雲當面化龍蛇”之勢，對於這一點，相信有見地的道友自有評判。

書者進也，對於勝凱老師來說能捕捉到的最好狀態就是當下：勇猛精進初衷不改！我們期待一個更精彩的“凱風自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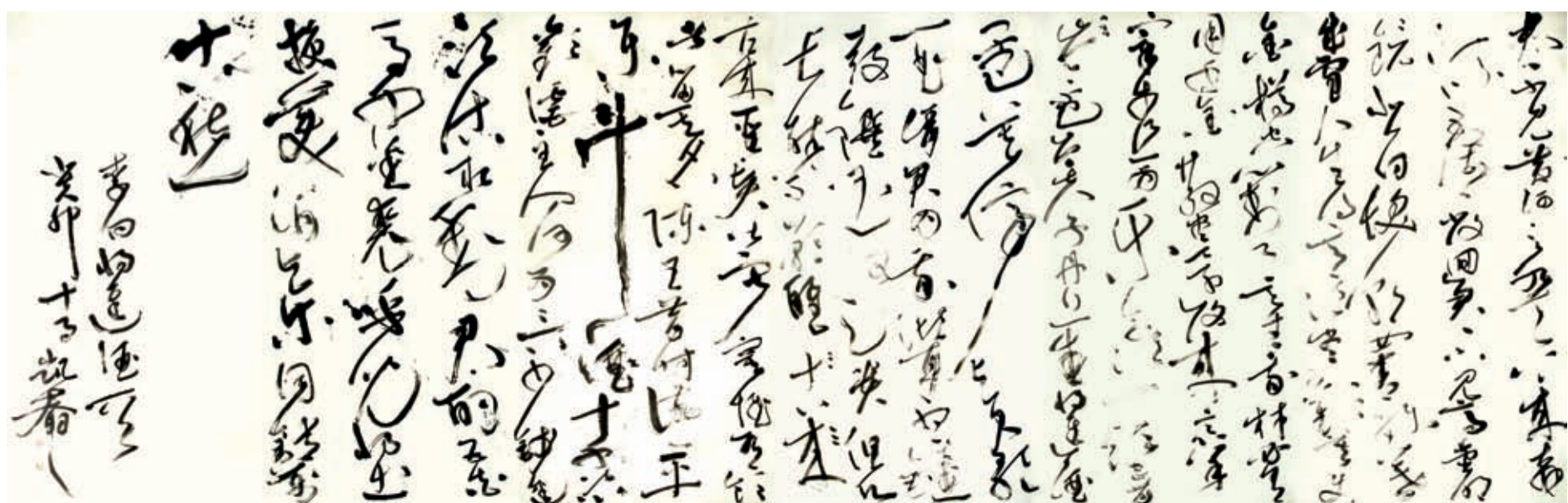
（錢先廣）



▲行書《心經》



▲行書《滄海青天》聯



▲草書李白《將進酒》